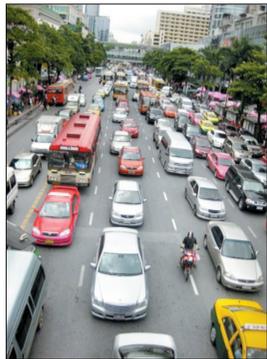




异域见闻
V
V
V



要是曼谷塞车不这么严重,我想,它也许更有魅力。

曼谷式塞车

□晨风

我在美国的纽约市住过五年,领教了什么叫塞车,所谓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”,我觉得经历过纽约市的塞车后,其他地方的塞车哪里还有看头呢?

不过我错了,泰国首都曼谷市的塞车还真是“除却巫山仍有云”呢!

我有一次到曼谷办事,需要到泰国外交部,没想到连找了几辆出租车,司机都不愿意去,原因是那个地方塞车太严重。

在曼谷,出租车司机不愿意去的地方还有很多,譬如说到了晚上,很多出租车司机就不愿去唐人街,因为那里一到晚上就有很多夜市小吃摊儿摆在街道两旁,游客又多,塞车情况颇为严重。这个时候,摩托车改装成的“嘟嘟车”就大行其道了。

出租车司机对于塞车的情况自然最为了解,应对的方法也多。有些司机在塞车时就拿出报纸来读,最精彩的是有一次我乘车经过著名的席隆路,这条路是观光街,当然经常塞车,那位司机老兄在塞车的时候,居然拿出盒饭开始吃起午餐来,害得饥肠辘辘,坐在后座的我也垂涎三尺。

有一位朋友碰到塞车因为累极而睡着了,半个小时后醒来还在原地,最精彩的是他醒来一看,连司机也在驾驶座上睡着了,可见这车塞得有多严重。

曼谷市的塞车和纽约市的塞车有些相似的地方,譬如说由于车多、司机不守交通规则等,但两地也有不同的地方。例如纽约市塞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烂车太多,往往因为一辆车出故障而使得整条马路堵塞起来。曼谷塞车的情况还不算太糟糕,引起塞车的原因主要是道路规划不够科学。

据我观察,曼谷塞车情况严重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曼谷人似乎不喜欢走路,因此导致汽车就特别多。

我有时要去一些地方,因为不熟悉道路,会向别人请教怎么去,很多时候得到的答案都是先坐公交车,到站后再改乘出租车,但是我后来发现从公交站到目的地其实并不远,走路也不过十几分钟就到了,曼谷人却选择坐车,理由是天气太热了,受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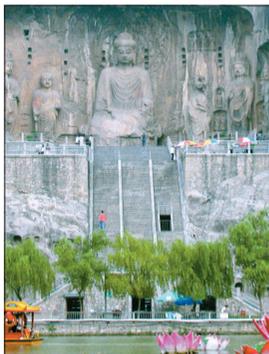
另一个原因是大众交通工具还不完善。

要是曼谷塞车不这么严重,我想,它也许更有魅力。

洛城随想>>>

有些山从来不寂寞

□杨鲜虹



我愿用我的目光一遍遍抚摸这座山,感受它一世的沧桑和永恒的繁华。

有些山从来不寂寞,比如龙门,比如骊山、八达岭、紫金山。这些山算不得高大,也说不上秀丽,可是这些山都成了名山,成了世人都想目睹、登临的“高”山。

到北京不看八达岭长城,就像到南京没有登紫金山,到西安没有游览骊山。20年前,我曾在深圳一个矗立着很多高楼的小区里,跟当地一位教师闲聊,他说他不知道洛阳,但他知道龙门。我为此纳闷了好长时间,后来,当我试着了解洛阳,了解龙门,并且对龙门有了较多认知

若有所思>>>



洗衣做饭,登山临水,日子被淘洗得越发简单,你无法逃脱时间的侵蚀。

岁月蒙上时间的尘,心里悄悄地爬满了苍苔。

相当缓慢的侵蚀,如河流浮载舟船,舟船又在流水的征途中变旧。没有惊惧。缓慢的过程便是一种慰藉,能够迟钝感觉,消解诸多不适应。一捧沙,自手心一颗颗漏下,每秒钟都在失去,只是缓慢到尚未触及疼痛。同样的,一根白发,两条细小的纹路,镜中渐变的脸,也尚未达到令人别过头去目不忍睹的窘境。

寒风凛冽,大地安稳,天空纯粹,日月运行其中。萧条的季节,大自然却呈现出格外的静穆

后,才知道深圳那位教师的话并不奇怪。

没有龙门和伊阙,隋炀帝也许不会在这里建都,洛阳几千年的帝都史可能被改写,从北魏就开始响的龙门斧凿声更无从谈起。

值得庆幸的是,这些只是假设,事实上,龙门、伊阙是从盘古开天辟地时就有的,它的历史远比洛阳久。中原腹地,洛河悠长,有肥沃的土地,又有龙门、北邙的护佑,古代帝王建都洛阳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儿,在龙门的石壁上修凿佛像,也是很自然的事儿。我们享受龙门山和洛阳城的历史财富、文化精髓,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儿。洛阳人看龙门,每看一眼就多一分自豪。

与龙门一样,八达岭,骊山和紫金山,都是一段段活着的历史,是一个个真实的故事,是一座山和一座城的血脉相连。无论春夏秋冬,无论历史翻过去多少年,这些山从来都不会寂寞。君不见,龙门山下,朝朝暮暮,热闹非凡。

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,穿大红棉衣,冒着严寒,双脚踏过青石板路,静默地望着那些洞窟。开吉普车的男人,在他的车驶上伊

河大桥的那一刻便小心翼翼。他的眼睛应该看过许多山,无数河,只有这一刻,他的目光才温暖、湿润,空灵而深邃。威武庄严,高大俊美又不失慈祥的卢舍那大佛下,一对满头华发的老年夫妇,目光虔诚,面容平静,他们的一生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贵,是劳碌还是安逸,都已经平安走过,佛对他们来说便是从容。

如果说龙门体现的是对佛的虔诚,那么八达岭体现的则是一种威仪,骊山讲述一段香艳故事,紫金山代表一种浮沉。站在这些山上,无论你知道多少关于它的故事,你的心里都不会只有一座山,那些历史,是所有人眼前的水幕电影,刀光剑影,血雨腥风,抑或只是一段优美的《霓裳羽衣曲》……

我又一次站在龙门山顶。严冬里干冷的风正从伊河缺口处呼啸而来。天空是一种澄澈的蓝,一如既往地俯视着这座山、这条河。伫立千年的大佛像、小神龛,还有那满山的花草树木,都安静地蛰伏在这里。我愿用我的目光一遍遍抚摸这座山,感受它一世的沧桑和永恒的繁华。

侵蚀

□浅蓝

与阔大。秋冬季的绚丽是行将落幕前拼却一醉的高潮,其中有尊严与悲壮,郑重与严肃,好似早就准备好了一切,落叶残花,鱼潜虫僵,万物凋败不算什么,在世界的表相之外,她握有更丰美隐秘的宝藏,所以能心态坦然又气度从容。

林子深处,年轻的男女执手喁喁私语。红裙,蓝衣,身旁站着果实红像串串小灯笼的栾树。

从旁边经过,无嫉妒,也没有羡慕。他们是你的过去,执手密语只是青春中极小的部分,短暂如一声叹息,更多的痛苦与激情,失落与迷茫,接下来难免都要一一领受。经过了就不想回去,那收藏在风中的幸福姿势与甜蜜情话,不久之后也将被这一对恋人淡忘。

不动心的淡与定,是时间送给中年的礼物。就像每天午后那段有些慵倦的时光,饭饱身安,所思的便只是一次小睡和一杯茶饮。昨夜梦中的雄心壮志,今天早晨的跃跃欲试,整个上午的奔波劳顿,忽然少了心力的支撑。日已过午,饥肠辘辘,没有比一餐饱饭更可靠,更容易获得幸福感,除此之外,别的都是奢侈。突然不想再要求,只想让自

己松弛下来。

淡定不是来自内心理性的选择,竟是漫长岁月中时间侵蚀的结果。像一波波咸苦的海浪,无数次击打礁石,咬出洞隙,沉积下丑陋的贝类残骸,时间蚀掉的不只是一个人光洁的容颜,热烈冲动的激情,还有执着与脆弱、欲望、爱与怕。

是的,连爱都不再有吸引力。

或许这话是假的,因为没有人会不喜欢爱。只是,爱抵不过生命的饥饿感。爱是情绪化的感觉,如露又如电,如梦幻似泡影,难以把握,难以存留,经不起探究与打量,倒不如一餐饭来得实实在在,能迅速获得最低层次的满足感。

也或许是怯了。甜蜜与痛苦交织的体验,只有年轻坚韧的心与柔软轻健的躯体能够承受它的反复抛落,在容易疲倦的中年,不如一杯清茶、一卷书,窝在松软沙发里的生活来得安逸;不如敲击键盘写下一篇篇不咸不淡的字来得快乐。让那些曾经的爱与怕,都通过轻轻的敲击声,一点点滴出来像流水细细。

洗衣做饭,登山临水,日子被淘洗得越发简单,你无法逃脱时间的侵蚀。